

精英的历程 叁 张延敏 著

# 流失岁月

一部当代中国版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

张延敏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湘九的历程 ③ 张廷竹 著

# 流失岁月

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失岁月 / 张廷竹著, --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 
2011.11

ISBN 978-7-203-07406-9

I. ①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77851 号

流失岁月(湘九的历程 叁)

---

著 者: 张廷竹

责任编辑: 张文颖

助理编辑: 高 雷

装帧设计: 清晨阳光(谢成)工作室

---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(传真) 4956038(邮购)

E-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---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 山西晋财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4.5

字 数: 40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1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7406-9

定 价: 48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不把他赶走，我们就不可能放手大干 .....        | 1   |
| 二 从财物积累向资本积累转化 .....            | 12  |
| 三 四千万公款注册的私人企业与五千万“免税”计划 .....  | 24  |
| 四 一位神秘来访的收藏家老江湖 .....           | 39  |
| 五 被分流的军企职工与“香港的大老板” .....       | 47  |
| 六 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角色 .....             | 62  |
| 七 现身于庞大商业帝国的一条支脉上 .....         | 75  |
| 八 显赫的亲属、秘书和世上不存在的“流通股大股东” ..... | 86  |
| 九 省委书记召见时的鬼影幢幢 .....            | 102 |
| 十 告御状是要滚钉板的 .....               | 113 |
| 十一 女儿结婚那天的批斗会和曼哈顿来的世交 .....     | 124 |
| 十二 履新第一天的化工厂突发事件 .....          | 137 |
| 十三 两家集团合并两个月零十六天的磨刀霍霍 .....     | 150 |
| 十四 公安部老朋友的提醒和警告使他趑趄 .....       | 162 |
| 十五 坚持国有股不能低于 34%，这是一条警戒线 .....  | 173 |
| 十六 所有的陈年记忆一瞬间在脑海中重现 .....       | 184 |
| 十七 被雷霆万钧的长官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 .....      | 195 |
| 十八 审计组说你，或者你们，到底掌握到什么证据没有 ..... | 206 |
| 十九 未发现任何以权谋私问题的审计报告与继续揭露 .....  | 219 |
| 二十 带着两份绝对真实的承诺书再上北京 .....       | 232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一 | 不换脑袋就要换人和新任省委书记的接见 .....       | 245 |
| 二十二 | 阿扁式的民意测验和你必须站出来公开斗争 .....      | 257 |
| 二十三 | 除了震惊，还是震惊，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在赛跑 .....    | 271 |
| 二十四 | 岳母临终前的高喊：打倒，把他们统统打倒 .....      | 284 |
| 二十五 | 一些人进行神秘的调查时，某些人的希望终于落空了 .....  | 297 |
| 二十六 | 有如果的话，在战场上，老子就把他一枪毙了 .....     | 309 |
| 二十七 | 一个与狼搏斗过的人和一份严正声明 .....         | 322 |
| 二十八 | 等待已久的行动终于开始，风高月黑北上求援 .....     | 336 |
| 二十九 | 可怕的内奸和情人的自杀表态 .....            | 351 |
| 三十  | 法庭上内外的喧嚣和漫长的等待，六十年，他没有白活 ..... | 364 |
| 后记  |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81 |

## 不把他赶走，我们就不可能放手大干

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冬天，早晨七点钟，寒风刺骨，尤其在古运河畔这条僻静的小巷，穿堂风更显得凛冽。几株光秃秃的树木在风中摇曳，远处的河堤上，残桥覆雪。

一夜没有睡好觉的朱某人，萎头缩脑地走出家门，立时呆立在了巷子中间。他瞧着十几米外两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，惊慌地转过身去。他知道这当然是多余的。巷子的另一头，也出现了两个穿黄色夹克的男人，正在一步一步向他逼近。

四十岁不到的朱某人蹲在路旁。他身材中等偏高，筋骨强健。然而，他很清楚，反抗是无用的，只会招来更加残酷的报复。

高大而壮硕的黑色风衣客后面，露出了一个身穿灰色西便装，系蓝色领带的青年男子。这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肤色白皙，尖削的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，看上去就像一位中学教师。他微笑着，走到蹲在地上的朱某人跟前。朱某人将双手抱住了脑袋。年轻人的微笑中显出轻蔑的神情。他伸出一只脚，将鞋后跟轻轻地放在朱某人的脚背上，接着，加大力度，猛地碾压下去，他脸上却依然呵呵地笑着。

朱某人是原省基建总公司下属一家小公司的经理，当基建总公司向省经贸委交出行业管理职能，改为只承担自身运营职能的国有集团公司时，他和他的经营团队便持了这家小公司的大股。不料，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他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上面调来了一个比他们懂行十倍、百倍的集团公司董事长，他们因此而成为被该人立威的第一个目标。

朱某人感觉自己脚背上的皮肉快被踩烂了，湿漉漉的鲜血正在渗出袜子，他发出痛苦的呻吟声。他的身子，不由自主地向后倒下去。他面前的年轻男子，却似乎很不满意他的哼哼唧唧，抬起腿，将一只尖头皮鞋踢向他的脸。朱某人的脊背抵在了巷边的墙角上，他转过脸，年轻人的鞋尖落到他的喉结上。朱某人恐惧地仰起脸。“求求您，”他嗓音嘶哑地哀求说，“到我们公司去吧，您要什么我都给您！……”

巷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轿车，朱某人被押上车，一边一个穿黑色风衣的大汉，扭住他的胳膊。穿灰西装的年轻人，谁也不清楚他的来路，姑且称之为“灰仔”。这个灰仔，当他坐到前面的副驾驶座上去后，再次变成文质彬彬的了。

“只有老实配合，”灰仔点燃一支烟说，“你才可能将功赎罪。”

太阳终于照到了这幢河边的商务楼，照进公司的办公室。但是，阳光并没有带来任何暖意。房间好像被洗劫了一遍，电话机拖着长长的、扭曲的电线从桌上挂落下来，写字台、柜子上的抽屉全给拉了出来，里面的东西丢得满屋狼藉。屋角有一面落地式的穿衣镜，现在破成了参差不齐的碎片。椅子在摇晃，坐到椅子上的人将脚搁在桌子上。一杯残茶被掷到墙上，景德镇产的瓷杯被掷碎了，茶渍弄脏了墙上雪白的乳胶漆，滴滴答答地淌落下来。

公司的出纳小赵，上班来得比其他人早一些。走进公司时惊叫了一声，然后，她畏惧地缩在门边，一动也不敢动了。

她听到戴眼镜的灰仔先生对她的经理说：“老实交代，张总跟你说过些什么？”他把双脚从朱经理的办公桌上收回来。“他在你们这里得过什么好处？”

“他说，集团公司对我们的改制有不同看法，要重新审计。”朱某人站在他对面，像一个被审讯的犯罪嫌疑人那样，毕恭毕敬地回答。

“你还是不肯配合，对不对？”灰仔说。他站起身。他的像女人一样细长的胳膊伸过去，手指差点戳到对方的眼皮上。朱某人趑趄趑趄地向后退了两步。“看来，还是需要让你再清醒一下！”灰仔猛地拍了拍桌子。

两条穿黑色风衣的汉子已经揪住朱经理的双臂，他们的手一抬，朱某人就成了一只弯腰弓背的大鸟。小赵突然冲了过去，她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张总他……他很少来我们

这里，他从来也……也没有分管过这家公司。”

“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”一条汉子横眉竖眼地对她说。

“你好像是财务，对吗？”灰仔挥挥手，阻止了他的马仔。他推了一下掉到鼻尖上的金边眼镜，似乎突然变得平心静气了。“你当然也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了？你能把公司所有的股东名单抄一份给我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是谁，”小赵觉得自己在发抖，害怕得发抖，她的说话声从嘴里出来像风吹着一张纸片似的嘶嘶作响。“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公司的股东名单都在工商局的注册证上，你……你可以去查询的。”

“不要像你的经理一样跟我们耍花腔，”灰仔警告她说，“那是可以公开的股东名单，还有某些不便公开的股东呢？”

“没有一个不便公开的股东，”小赵感到自己镇静了一些，她不再结巴了，“你以为我们还是计划经济年代的双轨制公司吗？现在，市场早就放开了，竞争那么激烈……改制前，我们的效益已经变得很低了……”

这位女工在叹息，她的心里，其实对她的经理很不满。公司效益很不好，朱某人每天坐在经理室的电脑前炒自己的股票。他的费用开支却像过去一样多。如果他们针对的仅仅是他，也许，她就不会站出来说话了。但是，他们显然还有另一个目标。

阿弥陀佛，女工小赵对自己说，幸亏张总没有分管过这家公司，无事也不到这里来的。早已有人向她调查过：张某人在这里报销过什么费用？她摇头苦笑。她跟这位领导只打过一次交道：她的丈夫下岗了，她也差一点下岗，张总仗义执言：两口子都下岗，这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日子还怎么过呢？

秋天，菊香蟹肥时节，两口子拎着一串阳澄湖大闸蟹，到了他家所在的小区门口。保安问他们找的是哪一幢哪一室住户，他们说不出。电话打通了，他们听到他爽朗的笑声。“小赵啊，有什么事明天到办公室说吧，中秋节快到了；请原谅我不在家里接待你们！”

两口子真的很尴尬。觉得这位领导既关心下属又不通人情。小赵说：“我们没带什么礼品，只买了几只螃蟹啊。”“几只螃蟹也不便宜哪，”张某人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何况，为你们说几句排忧解难的话，乃是我的职责所在，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请回

去吧。”

小赵对她的丈夫说：“你也是从本单位下岗的，他也是你的老领导，你跟他说。”丈夫涨红了脸，不敢接电话。“听说他是个作家，也许正在写书呢，”他对妻子说，“我们不该晚上来打扰他。”

凤起路上，车来人往，假日酒店流光溢彩，门口停满了小车。喝得满面红光的老总或者处长、厅长们走出门来，个个手里拎着价值不菲的礼品袋。小赵和她的丈夫因此而感到迷惘：既然他连一只螃蟹都不肯收下，他为什么还要帮他们这么大的忙呢？

从这位女出纳嘴里，灰仔问不出有价值的信息。灰仔很恼火。八点一刻了，商务楼变得嘈杂起来，更多的人将要走进办公室。小赵抹着泪开始收拾乱糟糟的一切。朱某人依然浑身颤抖着，畏缩在墙角里。灰仔将烟头摁灭在办公室的玻璃台板上。“把电脑拆下来，统统带走！”他说。

朱某人试图保卫他的电脑，仅仅是试图而已。旋即，他被推到沙发上去了，有人按住他的身子，他的乱蓬蓬的头发也被人揪着。电脑里有他的往来账目，有他的炒股纪录，还有一些可以称之为隐私的文字或照片。他挣扎着、喘息着，最后像个蜡人似的瘫倒在那里。“我要报警，要打110！”他含混不清地喊了一声，“你们跟……跟黑社会有什么区别……我要报警……”

“你报警吧。”灰仔走过去，表情很生动地，拍拍他的脸。“我们受你的上级委托调查你的不法行为。我们所做的一切合理合法。”

八点半，准点来上班的几位员工，目瞪口呆地站在公司门口。他们看着经理室的电脑被这些人抱走，如同在看一部港台电视剧。这些人神态自若地扬长而去，好像廉政公署的官员。他们听到公司出纳发出轻轻的啜泣声，看到经理躺在沙发上呻吟，他们面面相觑。

金处长是集团管财务的，一条长得人高马大的汉子，从小在浙南的一个乡镇长大。他的老家以发家致富论英雄，他还不够英雄。于是他认准一条路：权钱结合，谁有权他就紧跟谁。集团的书记老余曾经党政一把抓，他每天都跟在老余身后，老余的每一项决策，都被他称赞为“英明正确”。董事长成了一把手之后，老余却从此被他

贬得分文不值了。英明正确前面加了“伟大”两个字，他对董事长说：“伟大！董事长您真是伟大、英明、正确！”

金处长查张某人的经济问题查了整整半年，可是张某人从来不管钱，这真叫他恼火。

还是夏天的时候，他抓到了张某人一条辫子：张担任全省建材行业结构调整领导小组组长，财政拨下二十万元，作为这个临时机构的办公费用。金处长撙掇会计出纳，向董事长报告：上个月张报销过七十八元出租车票，这个月又来报销了五百三十六元。

一九五三年出生的董事长肖蛇，他称之为小龙。他的老家在富春江畔一个山坳里，他从小被山风江风吹得黑不溜秋。当官之后，他开始笑咪咪地提醒别人：每个月，他都要去高尔夫俱乐部打几次球。类似于金处长这种人，马上就说他的肤色象征着一种尊荣，健康至极。他的形象在这些人的宣传下变得越来越高大了，以致有人怀疑：他出生时，山坳上空是否霞光万丈，七色云彩幻化成了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？

那就只好尊之为龙显了。

龙显董事长决定给张某人一个“下马威”。集团公司组建三个月了，三个月来作为副职的张某人表现得并不唯命是从。龙显要将原总公司的下属企事业单位资产统统剥离，员工统统分流；张某人说这个举措涉及国企老职工们的切身利益，需要慎重研究科学论证。龙显要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到新建的一个平台——龙晟投资公司去；张某人说，这个公司全部是你从社会上找来的人，没有本单位任何人参与，干部职工们心中有疑虑，可能影响改革中的稳定。龙显冷冷地对他说：“企业不是慈善机构，湘九同志，我看你还是给组织写个报告，申请调到慈善总会去吧，那里也许更适合你。”

湘九就是张总，准确地说是张副总。

中午，湘九坐在办公室里闭目养神。龙某人拿着他的报销单据走了进去。湘九比他大三岁，当过地级市的副市长，却从来没打过高尔夫球，没有尊荣的形象，脸色反而显得有些苍白。龙显看到他睁开双眼，坐正了身子，但是，没有站起身来迎接他。

龙显坐到他的对面，深感痛惜地摇摇头，他的脸上甚至出现了一种似乎恨铁不成钢的笑容。

龙显说：“湘九同志，这件事你可办得不太合适，财务处反应很大。上个月，你报销过一次出租车票了，这个月，还没到月底呢，你怎么又去报销了？而且有五百多元！”龙显说：“你是本集团副总，领导干部上下班有车接送。也许，休息天你体恤司机，想给集团省一点过路费汽油钱吧，那又为什么还拿来本单位报销呢?!”

他冷冷地看着张某人。张某人愣怔怔地瞧着他。房间里的气氛很沉闷。龙显想，金处长提供的这根棍子确实很有分量，我这一闷棍下去，就把他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“你有没有搞错，”湘九终于开口时，脸上颇有一种啼笑皆非的神情，“这是集团公司的钱吗?”

龙显愣了愣。“不是集团公司的钱是谁的钱?”他以为对方的精神出了问题，“莫非你从家里带来一笔钱给公家用?”

“我还没有这么高的觉悟，”湘九说，“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一笔专款专用的钱，跟企业没关系。”

龙显发蒙了。他很生气，很想破口大骂。骂谁呢，他一时想不好。湘九说，省财政给了二十万元办公经费，结构调整领导小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，淘汰和撤除全省各地、县及乡镇严重污染环境、高耗低产、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一百四十七座水泥机立窑，成了全国建材行业的典型。湘九还告诉他，参加结构调整工作的有省里八九个厅局部门，而这二十万元还只花了不到一半。

“那也不能由你签字就给报销吧?”龙显强词夺理地说，“至少应当由一把手审批。”

湘九笑了，没有声音的笑，他摊开双手，耸耸肩。“你去看看有关文件吧，”他说，“我是组长，在这个临时机构，我就是一把手。”

“小组成员们用于工作的报销单据，怎么就成了我个人休息天花的钱呢?”他问龙显。

湘九说，行业管理职能移交给省经贸委了，他将尚未报销的单据理完后，余下的款项，准备一并移交出去。

“不能移交!”龙显咬牙切齿地说，“余下的款子必须留在集团公司……都是公家

的么！张总，”他如此称呼对方了。“你自己去跟财务处说清楚吧，是他们向我反映的。”

对于当过十余年地市级干部的湘九来说，这个午后不可思议。他走进财务处，将五百三十六元人民币放到桌上，取回了那一沓报销单据。他摇着头，看着屋子里两位面红耳赤的女人。他的心在叹息，叹息世道炎凉，人心不古。一个曾经受过他惠的小伙子悄悄拉住他。“算了吧，张总。”他说，“您不要发火，她们也是为了求生存么。”

“您就不要拿回去了。”小伙子指着 he 手里取回的单据说。

“我留个纪念，”湘九平静地说，“从今天开始，只要我还在这个单位，一切职务消费都将由我自己承担。”

很长时间过去了，这些单据，仍然静静地躺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。金处长有一天走进他的办公室，看到他正从抽屉里拿出这沓单据，神情肃穆地看着，目光沉重地穿透了那些纸张，似乎在竭力捕捉着纸张背后的东西。金处长感到他的眼光刺进了自己的心，令他不由自主地发冷。果然，张某人说，金处长，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，谁让你到处去调查我的？金处长低下头，不回答。张某人说：“本人是省管干部，调查我要经过省纪委，甚至省委研究同意。你承认不承认，你们搞的是非组织活动？！”

当时的金处长一时语塞，过了好长一会儿才无力地说：“调查也是对您负责么，查清了您没有经济问题，对您的形象也有好处。”张某人闻之气极而笑。他将那沓单据重新放入抽屉，挥挥手，像赶走一只苍蝇似的说：“别狡辩了，我知道是谁让你这么干的，让你咬谁你就咬谁，请问你成了什么了？你走吧，继续去调查我吧。谢谢你们，让我长敲警钟，少犯错误。”说完后张某人就跨出了办公室的门，回头，又说一句：“我的抽屉、书橱都没锁，尽管检查吧，别翻得乱七八糟就行。”

金处长真是很恨湘九。他说的话是不是太损人了？金处长再次找来基建房产公司的财务科长，要他提供攻击张某人的炮弹。张某人分管这家公司三年，金处长不相信三年来他居然会纤尘不染。

这位科长早已不胜其烦。他的科室新来了一个胖乎乎的妇人。经理阿兔说，这个妇人是龙董安排进来的，她丈夫是龙董的老部下。科长打听到她跟丈夫原来在食品工

业公司，丈夫是总经理，妻子是财务，食品公司亏损严重负债累累，上下左右都有人要求追查这对夫妇，龙董却将他俩作为“人才”引进了这个新组建的集团公司。科长对阿兔说：“她来管财务了，我干什么？”阿兔叹气说：“听说想把你调到新材料公司去，还是当财务科科长。”科长愣了愣，笑得眼泪都淌出来。他说：“新材料公司从经理到仓库保管员只有五个人，还需要什么财务科科长啊？”

科长斜着眼睛打量金处长，觉得对方很像电影里某个人。他想了几秒钟，想起来了：他像《小兵张嘎》中的翻译官，一个汉奸。科长因此而觉得很好笑，他想你整天想着向太君邀功，未免也太累了。这是何苦呢，日本鬼子总有投降的一天，那时你将置身何处？

“你把他的问题揭发出来，可以考虑将你留任。”金处长说。

金处长说完这句赤裸裸的话，脸上多少有一点尴尬。科长含笑注视着他的眼睛，那神情很有一点揶揄。科长想起他跟阿兔经理的对话。他说：“我不去什么新材料公司，我走。”阿兔经理说：“你走到哪里去，有眉目了吗？”科长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是大学本科出身，又有这么多年工作经验，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总能找到一个新的饭碗吧？”阿兔经理沉默了一会儿，悠悠地吐出一口烟说：“我也决定离开这里了。”

科长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，他的嘲笑躲藏在了烟雾后面。金处长狐疑地盯着他看，他说：“你要认真想一想，这是你取得组织信任的关键所在。”科长挥挥手，赶走眼前的烟雾。他走到窗前，看着天上飘浮的一朵白云，又回头看了看金处长，在近视镜镜片后面鼓出一双蛤蟆眼睛的他，还真像那个汉奸翻译官。科长对自己说：“就在这里宣布吧，宣布我将离开这个单位，永不归来。”

金处长怎么也想不通居然会有这样一些人，宁可四处去求职，也不愿意紧跟组织。他不明白，别人心里却很清楚。他嘴里的组织就是龙某人及其手下这些人。

基建房产公司的财务科科长拂袖而去了，办公室门外传来嘈杂的人声。灰仔带着朱某人的电脑凯旋，他们乱糟糟地站在楼梯和走廊上，向围观的人讲述自己的功劳。到了龙董事长的办公室门前，灰仔咳嗽一声，手下们立时噤若寒蝉。金处长走出自己办公室，看到灰仔正在轻叩龙董的门，里面传出一声“进来”，很威严的声音，龙显确实很像一名运筹帷幄的指挥员。

于是，金处长不无沮丧地想，老子莫非还不如这个社会上找来的灰仔吗，搞了这么久搞不定一个张某人？

高粱一边写改制方案一边想，或许应该请曾处长来当法人代表，应当让他持大股东？那样的话，他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刁难我们，一次又一次地向龙某人进谗言了。

拢共五个人的新材料公司，龙某人起初的想法是借改制之机干脆甩掉算了。但是，曾处长向他汇报说，新材料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经销标准砂，这是水泥厂检测质量时必用的垄断产品，利润不大却是旱涝保收。怎么可以让高粱和几位员工因此而得益呢？他说，这些人可是跟张某人走得比较近的！

桌上放着一瓶酒、一碟花生米。高粱从酒瓶里直接喝酒。过去他从不这样。即使在家里喝酒，他也喝得不多，很有分寸。今天他实在是气得快要抓狂了。方案改过五遍了，龙显仍不断地出尔反尔，他就是一句话：通不过。为什么？龙显顾左右而言他。

窗户向运河之夜敞开着，房里弥漫着河上拖轮散发出来的柴油味和水手们做饭的油烟气。四十年来，我一向是循规蹈矩，高粱想。我从不得罪任何人的，我怎么就惹上了这么一个坏家伙？

他走到窗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那矮小孱弱的身体里有一股火，使他脸上手上都沁出了汗珠。曾某人跟金处长有一点区别，他过去不是处长，连副处长也不是。他当过一家建筑材料厂的厂长。那时候他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，进进出出得意洋洋，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将这家厂彻底搞垮了。正要追究他的渎职行为时，龙显来了，于是他赶紧投靠上去，找到了一把新的保护伞。龙显力排众议，转眼让他当了处长。

或许是出于对高粱的波澜不惊的妒忌？他不愿意看到别人过的生活比他安逸。或许是投龙董事长所好？他整高粱也就意味着整分管的领导张某人。总之，他变成了一个实足的打手。

高粱的笔，落在改制方案上的“预留股”三个字上。龙显说，必须预留一部分股份，给以后进入的经营者。高粱对湘九说，这是否说明他想派人进来釜底抽薪？湘九说：“他跟我谈过，要我在新材料公司也持一部分股。”高粱说：“那也好，有您持

“大股我就放心了。”湘九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一停却改成了严肃的口吻。他说：“我怎么可以持股呢？纪律规定国企领导干部不准到下属企业持股，他对此一清二楚的。”

高粱记得湘九忧虑的神情。他说龙某人这样做是何居心我们要认真地想一想。是不是我到你这家小公司持了股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龙晟投资公司持大股了？湘九说：“小高啊，这事情太复杂，稍有不慎，我们就会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帮凶呢。”

高粱被湘九的话震撼。他醉眼朦胧地看着窗外的景色，看到远处一双绿色的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瞪着他。那是巷里的一只野猫，饥饿时，它总是这样目不转睛地瞪人，虎视眈眈。高粱觉得这双燃烧着绿火的眼睛太可怕，像龙某人的眼睛，也像曾某人的眼睛，说不定哪天晚上就会扑过来，扑到他身上饱餐一顿。

高粱想，我有什么必要去持这种股呢，能够挣一点辛苦工资就算不错了。

龙董事长来到集团之前，他像猫，不，像老鼠一样躲在角落里。他不说话，不表任何态，仿佛自己不存在似的。因为他受过处分。那时候他手里有一点行业管理上的小权，这点权力给他带来了不少灰色收入。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东窗事发。他收了一家水泥厂送的一台空调，日本进口的空调，价值一万多元。无法抵赖，他只能进入冬眠状态。他想，他还年轻，终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。

家中的住房很小，简单装修过的墙皮早已剥落，家具也是三合板做的，沙发的一角已经凹陷下去。他需要钱，他做梦都想发财。

龙董的到来使他看到了希望。开始，他只是一个跑腿的小伙计。他跑得兢兢业业任劳任怨。龙董带来一个女人，他对其毕恭毕敬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这女人值得伺候，龙董看她时，双眼都眯成了一条缝。她穿得那么俏，身上有一股夸张的香水味。要是将她伺候好了，她就会在龙董面前替他美言。那样的话，或许，他的家就会从墙皮剥落的旧房子里搬出去了，搬到新建的市中心楼盘去，那里有大理石贴面的多层、小高层和高层住宅楼，有中心花园。他老婆的脸上将因此而重新现出微笑。他的可怜的孩子，空有一个挺聪明的脑袋，成绩也还不错，却在放学时睁着憔悴的眼睛瞧着接同学回家的一辆辆轿车发呆，他对父亲说，他们怎么那么有钱啊。

已经有了一个金处长，那么，姑且称他银某人罢。

银某人声色不动地看着这个被人戏称为“涩女郎”的女人收购一家上市公司的股权。同样的股，某市国资局转让时每股 1.1 元，她不收，却收购私营企业每股 1.95 元的。银某人不问为什么，反而主动请缨，鞍前马后地为之效力。反正，收购这些股份用的是国有资金，损害的又不是他的个人利益。

银某人明白这一点：只要自己不遗余力，人家吃肉，他迟早能啃到骨头。

他的算计没有落空。后来改制成功，每股 1.95 元收来的股，以 0.70 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家“股份制企业”。而他，则成了这家“股份制企业”的股东之一。

银某人被提拔为副处长时，湘九并没有因为他过去受过的处分而竭力反对。过去的事毕竟过去了，湘九觉得年轻人犯点错误可以原谅。湘九只是对这些“资本运作”的流程有所疑问。担任副市长时，湘九参观过日本敦贺市的污水处理厂，从下水道里进入的污水，经过一个又一个沉淀池后变成了清水；湘九有理由怀疑，集团公司的国有资产，同样地被经过了一次又一次沉淀，最后被洗到不知谁的口袋里去了。

这就足够了，足够银某人也对其恨之入骨。“他就是想阻挡我们的财路。”“涩女郎”一针见血地告诉他们。说这话时，他们对张某人已经不抱任何希望。张某人有一张轮廓鲜明、若有所思并且含讥带讽的脸。他插过队、做过工、打过仗，自诩大学本科大学专科，却有着不同领域的三四个高级职称。这个人几乎一点不顾官场的潜规则，一意孤行，而且自以为有自己的一套生活准则，对威逼利诱基本上无动于衷。

“涩女郎”表面上对张某人很客气、很尊重，而在某个日记本的某一页上，已用血一般的红颜色给他印上了不可磨灭的标记，就像法院的判决公告似的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她对她的历史悠久的情夫龙显说，不把他赶走，我们就不可能放手大干。

金处长、银副处长和曾处长，构成了基建集团公司——这家省级国有资产经营机构——最初的中层架构。后来的两年中，龙显又带过来一些亲信。这些人，有的加入集团中层，有的成为下属企业负责人，牢牢地把持了各种权力。当然，也有害怕有一天一起翻船而中途离开的人。龙显说，这样的人，是他看走了眼。

## 从财物积累向资本积累转化

窗外天色阴晦，从傍晚开始下起的细雨，绵延不绝地落在小区中央的花园里，从桂树、香樟树的枝叶上溅起清脆的声响。这样的时刻，湘九枯坐在窗前，睇视街上偶尔驶过的一辆辆公交车，瞧着撑伞经过的行人，他的心绪既烦躁又复杂。

下班时他去了老余家，一向只在工作时间发生联系的他的到来，让老余感到讶异。

老余家窗外有座小公园，一圈围廊架着紫藤，从夏天到秋天，紫藤花争艳斗红地盛开着。现在，什么花也没有了，公园跟老余的脸色一样落寞寡欢。老余夫人给他沏了一杯茶，湘九道声谢谢，坐到沙发上去。湘九说：“听说您下午去了组织部，您真的请求提前退休了？”

老余快快地和湘九一起看着窗外的雨景，不说话。一阵风吹来，将他的头发吹得凌乱，老余抿着头发，有点局促地笑了笑。他说：“你看我的头上全是白发了，也该退休了不是？”

“您比我大三岁，今年五十三岁，”湘九说，“离正常退休还有七年呢。”

平时不吸烟的老余，破天荒般地点上了一支烟，他的双眼，朝烟雾眯缝着。“我是搞基建出身的，商场上的事比较生疏，更别说资本经营了。”他喷出一口烟，咳嗽起来，不得不将烟掐灭了。“我有些害怕，”他说，“你看看这条呼风唤雨的龙吧，今天买进这家公司的股，明天卖出那家公司的股，他的操作让我们眼花缭乱。他从来